

■人间世相

■黎明

三年前，接杂志社领导给的任务，我到榆木乡采访老兵。

三年前，老兵已是八十四的年龄了。老兵本也没有太多的传奇，只是一个抗美援朝的普通退伍士兵，无儿无女，和老伴儿过着与千千万万农村老夫妻一样普通的日子。

杂志社领导布置采访任务，是因为榆木乡本就不多的抗美援朝志愿兵就剩下他一个了！

老兵很好找，榆木乡的乡民大多都知道他。榆木乡每天的早集上，一对老夫妻都会推着架子车卖自制的鞋垫。这就是老兵和他的老伴儿！

老兵似乎有些木讷。问他战争残酷不？他说，打仗嘛，总是不容易的。问他战场艰苦不？他说，条件嘛，总是不如在家。问他现在的生活咋样？他说，农村嘛，总是不比城里……

听说采访老兵，围了好多的乡民，他们倒是七嘴八舌。“老兵光荣章就有十几颗。”“老兵左腿还负伤咧。”“老兵闲不住，修个路，栽个树，打个井，数他跑得快！”

■心灵漫笔

■安小悠

我见过今年的玉米两次，第一次是在六月初，我回老家办事，那时玉米刚出芽，小小的一簇又一簇，还没麦茬高，近看像是被囚在枯黄的麦茬里，有风晃动它的小身体，我看见有一抹灵动的翠绿摇曳。母亲常说，夏季的玉米是最不愁长的。我第二次见到今年的玉米，是近日有好友在朋友圈分享了掰玉米的视频。

虽然我只见过今年的玉米两次，可关于玉米的消息，母亲一直有向我透露。大概七月初，我给母亲打电话，母亲正在田间打药，母亲说，玉米已到膝盖了，今年的玉米长得不好。七月底，我又给母亲打电话，母亲没有接，快中午时她回过来，说去地里撒化肥了。那时玉米已有一人高，我家的玉米矮一些，母亲撒化肥时怕化肥掉进玉米芯里，把玉米烧坏了，所以撒起来得架着胳膊，格外费劲。我说太累了就别撒了，望天收好了，现在粮食价格那么低。母亲说，那咋行，咋说都是一季庄稼。

昨日，我又打电话给母亲，她正在田间帮大姨家掰玉米，明天才掰我家的。每到秋收，我们两家总是合伙，这样就能保证一天能掰完整块地，干活时有说有笑，也能适当减些辛劳。我问母亲，需不需要我回去帮忙，她说不用不用，大姨也在一旁说，就那几亩地，他们几个不愁干，根本用不上我。挂了电话，许多关于秋收的记忆便如潮水一般向我涌来。

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下过地，对秋收有深刻的记忆。记得刚记事起，每到秋收，父亲母亲便早早拉着架子车下地，架子车上有一捆装玉米的蛇皮袋、一把扎蛇皮袋的细麻绳、一根粗绳、一把伞、一壶水、一袋饼干和一个小小的我。到了地头，父亲把我从车上抱下来，母亲在地上摊好一个蛇皮袋，把我放在上面，嘱咐我不准乱跑，有

■岁月凝香

■陈思盈

一粒向日葵种子的旅程

把一粒种子埋进土里，会发生什么呢？

四月里，我和五岁的儿子捧着一把籽粒饱满的向日葵种子，来到楼顶花园播种。这是幼儿园老师布置的观察作业，让孩子们亲近自然，观察一粒种子的生长过程。班里的很多孩子选择了各种豆：黄豆、绿豆、红豆，只有儿子大声说：“老师，我要和妈妈一起种向日葵种子。”

当老师告诉我儿子的坚定语气时，我笑了。因为，我常常跟他讲向日葵的种种故事，跟他讲每个向日葵的花盘里都簇拥着近2000个充满活力的花瓣；向日葵的生长过程就是一场生命交响的狂欢，日日朝着太阳，肆意释放自己金色的光芒；并告诉他，小小的他，目前就是我的太阳，我这个妈妈就是会围着他转动的向日葵。

可不是？在孩子面前，每一个妈妈不就是一株向日葵吗？从他牙牙学语、步履蹒跚，到迎风而立、长大成人，哪个妈妈都是日日转动脖颈、不改初心地面朝太阳，直到有一天孩子飞出自己的视野和生活，才低下头颅。这是一个甜蜜而辛酸的历程，但妈妈们心中无悔。

我们在水里浸泡了一夜的种子进行了挑选。挑选时，我告诉儿子，要挑选那些沉入水底的种子，因为这样的种子比较饱满，更容易成活。挖小洞、铺土、浇水，大约三四天后，向日葵探出了嫩绿嫩绿的芽苞，外壳脱落后，叶子分成了两片。看到嫩绿的两片叶子展开，儿子拍着手开心地唱道：“我有一颗豆，发了一个芽，长了两片叶，顺着黄瓜架，慢慢往上爬，可是没浇水，蔫了……”在欢快的童声中，在阳光的普照下，在儿子的整日期盼中，向日葵一日日生长，终于长得超过了儿子的身高。我告诉他，向日葵的茎会随着太阳转动，这样叶子就能接受更多的光照，制造充足的养分，但等到要开花时，茎就不再转动了。

向日葵开花后，一天，儿子突然说：“妈妈，向日葵的花有两种呢。边缘的花瓣是大而金黄的，但没有果实；中间的小花一粒一粒的，下面都藏着一个个小果实呢。”

我顺势说：“向日葵的花瓣就像生活中的两种人，一种是华而不实的边缘之花，一种是谦虚平和的果实之花。果实之花会随着日渐成熟而慢慢低下头颅，这低下，不是屈服，而是投向大地母亲的怀抱。妈妈希望你成为果实之花。”

是的，将一粒种子埋进土里，在期待中看它萌芽、生长、成熟，就像孕育一个孩子。而向日葵由最初的高昂头颅、面向太阳，到最后的低下头颅，像一位生活的智者。儿子还小，似懂非懂。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明白。

■梵·高的向日葵

1995年，15岁的我在一本挂历上看到了一幅梵·高的向日葵作品，那鲜艳的色彩、奔放的激情和生命的张力一下子将我吸引。他笔下的向日葵，像一团熊熊烈火，似乎想要将我看过他的人都为之燃烧，是那幅华丽、热烈。

那时候，我怎么也想象不到，一幅画竟能有那样的表

敬礼！老兵

“老兵就是傻，他的战友有的在在北京哩，他一次也没找过。”“憨啊，好多次，他当领导的战友找他，要他去享福，他不去。”……

我对老兵肃然起敬！诚心诚意地问：“您住得好吗？”“俺退伍那阵儿，大队给盖了两间房，瓦房咧！隔几年漏了，俺就修修，冬暖夏凉哩。”

“那经济上，就是说，花钱咋解决？”我心头沉沉的。“农村人花不了多少钱，你看，老伴儿和俺都会纳鞋垫，好的时候，一个集会，能卖十几块咧。”

我沉默无语。

“他呀，就喜欢当兵的。”旁边的老伴儿怯生生的，唯恐说错了什么，“见了当兵的，他、他总是送鞋垫。不、不要钱的。”

“当兵的不容易！”老兵重重地说。

因为集上人多，我把车放在外围。采访结束，我缓缓地走地出来，不长的距离，我思索着，却走了十几分钟……

刚刚坐上车，老兵匆匆跑来。当时，我是有些期盼的，期盼什么呢？期盼老兵给我，或者说给我的领导，提些许请求，比如，经济？待遇？

玉米琐记

时晨露重，地上太湿，母亲便让我坐在车上。一切都完了他们便开始顺着田垄掰玉米，留我在地头，看头顶的白云缓缓飘过，从虫虻的叫声在清晨显得更清脆，蚂蚱攀着草枝，龙虾一般从这根草上荡到另一根草上。差不多掰到一个来回的时候，太阳出来了，母亲便撑开伞，喂我一些水，自己也匆忙喝一些，然后便招呼父亲过来喝水。父亲过来的时候顺着田垄，再检查一遍，看看是否有遗漏的玉米。父亲常说要“颗粒归仓”，他是不允许有漏穗的。父亲过来的时候，总会送我一大把马泡，圆溜溜的，小西瓜一般，青色黄色兼有，我把黄色的马泡放在鼻尖上闻，觉得比花还香。

一般掰两个来回就开始装袋了，那时我太小了，连撑袋子都做不好，我只能看着母亲撑着袋子，父亲往袋子里装玉米，他的两只手像两只耙子，最多能搬起七八个玉米穗，他不知疲倦地弯腰，将玉米搬进袋子里，那时父亲年轻，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但我分明看到豆大的汗珠啪嗒往下滴，他的衣服全部被汗水浸湿了，脸红且黑。全部装好袋子后，父亲便一袋又一袋地往地上扛，装车。等车装好，父亲用绳子固定，让我坐在高高的玉米垛上，便往回赶。一路上，父亲在前面拉着，母亲在后面推着，我伸出手去，有时能够到路旁白杨树的叶子，我看到风穿过叶子，刮到父亲的身上，父亲的衣衫鼓成一个圆包，我那时觉得很有趣，便在车上“咯咯咯”笑个不停。

我再长大一些的时候，父亲母亲已经放心留我在家里，那时也有了弟弟，我需在家照顾他了，便不再带我下地。弟弟幼时是一个乖巧的小男孩，长得很好看。父亲母亲下地以后，我有时给他讲故事，有时带他爬过高高的玉米堆，有时用长棍给他打枣吃。父亲母亲总是天黑以后才回家，父亲卸车，母亲匆忙准备晚餐，然后一家人就着月

光在枣树下的水泥桌上吃饭，我抬头看天，月光便透过日渐稀疏的枝叶照进来。有时结束得早，父亲便拿两穗玉米去街上换两卷炸香棒，给我和弟弟一人一卷，那是童年顶好吃的东西。

夜里，弟弟入睡后，父亲母亲在院子里剥玉米，我便把玉米皮装进篮子里运到大门口西边的另一块空地上，直到夜越来越静，我耳朵里便全是虫虻的叫声了。

当我上了初中，便开始住校，只有在周末或者放假的时候才能回家。那时父亲买了一辆新拖拉机，减了许多辛苦，秋收的进度也加快了。我家只有不到四亩地，在一周之内差不多就完成了。我回家的时候，有时候碰巧赶上掰玉米，我也要下地，但父亲母亲只让我掰一垄，体验一下田间劳作的辛苦即可。他们怕玉米的叶子划伤我，于是我干得最多的就是撑袋子。

当我上了高中，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往往我回去的时候，玉米穗已经变成了玉米粒儿，在院子里均匀的晾晒，我能干的忙是拿本书坐在院子中，驱逐前来偷食的小鸟。我有时看书入了神，成群的小鸟飞下来，当我发现轰赶它们的时候，它们慌忙起飞，小爪子把玉米粒蹬得到处都是。我很懊恼，但父亲母亲从未因此责备过我。再后来我去南方上大学，粮食也不像从前被收进粮仓，而是早早就卖掉，我连玉米粒儿都见不到了。

毕业八年，我住在城里，距离老家不过半小时车程。每个秋天，我都曾向父母提出要回去帮忙收秋，总被他们以各种理由拒绝。他们的拒绝让我心安理得地享受生活，八年里，秋收时我竟真的没有回去过一次。我无比内疚，内心似海浪翻涌着一种难言的情愫，他们待我始终如孩子一般，却不曾想过我已而立之年，他们也是近六十的老人了。

做一株温暖的向日葵

达力和穿透力。就是这幅画作，成了一个乡村女孩追求艺术的导火索，我疯狂地爱上了画画，却苦于没有人教而只能自己胡写乱画。1996年，我偷偷跑到几十里外的临颖，找到在那工作的爸爸，央求他给了我60元钱，终于第一个偷偷报上了我们镇上开设的首家素描培训班，却又在仅上了两节课后，被赶来的母亲拿55元学费生索回——55元钱，在1996年时，是乡村人家全家两三个月的生活费。

我哭了，为自己不能继续学习而哭，更为了那么多生在贫穷农村、有艺术梦而无缘实现的自己们而哭。好在，梵·高将向日葵的种子种在了我的心里，我心里有那热烈燃烧的梦想之花。在通向梦想的道路上，我努力张开汲取阳光的叶子，拼命汲取阳光雨露，拼命朝着太阳奔跑。虽然，最终，我没有成为自己理想中的画家，却也拿起了另一支笔，成了一名文字工作者。

在我的文字里，我就是一株温暖的向日葵，一株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植物，但我也和梵·高一样，内心深处渴望明媚灿烂的生活。我们都曾在生活的泥潭和黑暗中拼命挣扎、摸索，甚至找不到出口，却依然在追寻的路上高昂着头，向阳而生。

向日葵，梵·高的生命之花，他把自己的灵魂通过手中的画笔，寄存在画布上的向日葵中；向日葵，也是我的理想之花、生命之花，我将自己的灵魂通过手中的文字之笔，一笔一画地写在我的人生长卷上。

爱的向日葵

向日葵的花语是太阳、沉默的爱、爱慕。

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青春年少时，都曾把爱情当成照耀自己的太阳，不停地围着它奋不顾身地转呀、跳呀、哭呀、笑的，就像西方传说中的水泽仙女丽奈。她在树林中遇到了正在狩猎的太阳神阿波罗，深深为之一着迷，可阿波罗连正眼都不瞧她一眼就走了。她渴望有一天阿波罗能和自己说话，却再也没有遇见过他。于是，她只能每天注视着天空，看着阿波罗穿着金碧辉煌的日车划过天空，每天呆坐着，一到日出便面向太阳。众神怜悯日渐憔悴的她，就把她变成了一朵金黄色向日葵，她的脸变成了花盘，永远向着太阳，每日追随着他，向他诉说自己不变的恋情和爱慕。现实远比传说更荒诞，爱情在现实生活面前总是溃不成军。好在，这关于爱的向日葵种子，一直扎根在我年轻的心灵上。

从小到大，父亲就像阳光一样，一直照耀着我，不因我是个女孩而嫌弃。当我尚是幼苗时，他将我精心呵护，“带我高高地举过头顶，常和我在家门口的三岔路上玩‘戳头’的游戏；当我长大后，即将远行时，他默默无语，脸上写满了牵挂与不舍，却又不忍拦我，他知道，总有一天，我要单飞，我出嫁了，他也像苍老的向日葵一样，叶子由绿变黄，头低低垂下，我知道，他的垂首，是因为背负的爱和责任太沉重。如今，父亲居住的乡村，依然是我回望最多的地方，他在哪儿，我的花盆就朝向哪儿。

2013年，我的儿子出生，小小的他睡觉时，我躺在床的哪边，他的头就偏向哪边。这时，我就是他的太阳，他

就是一株向阳而生的向日葵呀！五年多来，我们从没分开过，在没有人照看的、最困难的几年时光里，尽管焦头烂额，我依然坚持用母爱去陪伴幼小的他。虽然我知道，等不了多少年，他就会是成熟花盘中的葵花籽中的一粒，会走向远方，自成一家，但我依然用最长情的告白——陪伴，来呵护他的幼年时光，将满满的安全感铺满他的心田。我相信：在母爱的阳光下，他会活得热情奔放而自信从容。

追梦的向日葵

几米说：“向日葵告诉我，只要面对着阳光努力向上，日子就会变得单纯而美好。”

向日葵，又名向阳花，因其花常朝着太阳而得名。古籍记载，向日葵约在明朝引入中国，如今所知最早记载向日葵的文献为明朝人王象晋所著的《群芳谱》，该书尚无“向日葵”一名，只在“花谱三·菊”中附“艾菊”。“向日”之名，见于文震亨《长物志》。清初，陈扶摇所著《秘传花境》中记载说：“向日葵——名西番葵，高一二丈；叶大于蜀葵，尖狭，多缺刻；主月开花，每秆顶上一花，日中天则花直朝上，日西则则花朝西；结子最每繁；状如蓖麻子而扁。只堪备员，无大意味，但取其随日之异耳。”1820年，谢方在《花木小志》中言向日葵处处有之，既可观赏，又可食用，说明向日葵在我国广为种植。

生活中，我真正见到现实版的向日葵花海，是在爱和小镇，一个名叫花树凹的地方，那是2018年下半年的第一天，7月1日。

这里不是《金粉世家》中金燕西和冷清秋定情的向日葵园，而是那个叫郭爱爱的艺术家的宏大梦想，这梦想，关乎三彩，关乎陶瓷！他的梦想：是在洛阳建设一座规模的，以其首倡的“洛阳三彩”学说为基础，以其30余年创作的“洛阳三彩”作品及不同时空仿烧的“洛阳三彩”藏品为主体，还原和公示“洛阳三彩”历史原貌与当下创新的独具特色的三彩艺术陶瓷园区。

2015年春天，郭爱和曾经遥远的梦想种植在了豫西山村一个名叫花树凹的美丽山村。这里山有水、有花有树，这里是河洛文明的洛出书处，这里与仰韶彩陶文化近在咫尺。郭爱在这里，让深厚的黄土坡地景观，和火土结合而生的陶瓷情定今生。奔腾汹涌的黄河水曾激起郭爱爱的创作灵感，将中原的历史、传统和现代的河南元素彰显出来；河图洛书曾激荡出郭爱和创新的火花，采用汝瓷和钧瓷完美展现；古老的青铜器、腕表、水中之鱼，都是郭爱和心中创作的无穷源泉。

“向日葵，爱太阳，随着太阳把歌唱，植物战士打僵尸，我们使劲送能量。”站在爱和小镇的向日葵花海，面对这金灿灿的向日葵，儿子不由自主地唱起了他常听的植物大战僵尸游戏中的“向日葵之歌”。那一天，在九朝古都、河洛地带的这个叫花树凹的地方，在爱和小镇的向日葵花海前，我又在心里种下了一颗向日葵的种子，这棵种子，是美好的友情之情，是对艺术追求不改初衷的认同之种；继续做一株温暖的、追梦的向日葵！

北宋时期
郾城的两个画家

■蔡慧娟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位人错行的皇帝，一个是“做个词人真正好，可怜薄命做君王”的南唐后主李煜；一个是其画“世人莫能及者”“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的宋徽宗。《宣和画谱》就是在这个帝王史上最杰出的画家、独创“瘦金体”的宋徽宗授意和直接参与下，将宫廷所藏的历代著名画家的作品编成目录，以备查考。《宣和画谱》集书画名家之大成，书中共收魏晋至北宋画家231人，作品总计6396件。以宋徽宗在书画方面独到的眼光和造诣，可以想象一下，能被其挑选入《宣和画谱》的画家，其水准有多高！就在这本相当于魏晋至北宋画家的名人字典中，出现了郾城两位画家的名字，一个是陈用志，一个是王毅，两人分别出现在“卷十一·山水（二）”和“卷十二·山水（三）”中。

陈用志

陈用志，一说陈用智，一说陈用之，生活在宋仁宗年间。有关陈用志的介绍，散见于《宣和画谱》、邓椿的《画继》（《画继》上关于陈用志的介绍实际上是辑录了沈括《梦溪笔谈·书画》里的内容）、刘道醇的《宋代名画评》以及《图观见闻录》《郾城县志》等史料中。史书上说陈用志是颍川郾城人，性格朴实率直，不喜功名利禄，朋友们都认为他是一个品格清高、特立独行的人。初为图画院祗候（宋时按画家才艺的高低而授予侍诏、祗候、艺学、学生、供奉等官职），后归乡家。工画道释人物及番马，尤工山水。其《秋山图》被存于御府中，另有一幅《仿尉迟乙僧释迦出山图》（又名《拈花微笑佛陀像》）现存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也有说存于大英博物馆。

陈用志因为画艺出众而被选入宫廷，终因不喜功名利禄，不想迎合皇上而回归乡里。宋时图画院画家的主要作用就是为权贵服务，奉旨为宫殿、皇家寺院道观画壁画、屏画，或为某些豪门大宅画装饰点门面的画。景佑（1034~1038年）初，宋仁宗赵祜营造慈孝寺，命陈用志和待诏王华等为慈孝寺东殿御座一侧的屏上作画。期间，王华希望借助这个机会能引起宫中对他特别关注，因而得到别样赏赐。他要投其所好在侧屏上面画上龙水，并饰以花竹。陈用志对此甚为不快，也因这件事他即离开画院，罢归乡里，直至终老。在乡间有很多人向陈用志求画，一开始每天都有人到他家去，但陈用志只用半幅纸绢潦草随手画几笔来敷衍和拒绝求画者，久而久之，就传下陈用志的画不好求，人们也就不敢去求画了，所以他的画流传下来的很少。

陈用志师从于世称“李营丘”的山水画大家、被誉为中国山水画之父的李成，《宣和画谱》谓“凡称山水者，必以成为古今第一”。“名师出高徒”。陈用志原本起点就高，又拜在名师门下，其画艺称一时之妙。陈用志的画早期虽然也精深微妙，中规中矩，但颇受局限，很有点小家子气，缺少一份率意挥洒的飘逸之态。这种中规中矩的画法是“画院派”的标准技艺，《宣和画谱》载：陈用志“故求之于规矩之外，无飘逸处也，大抵所学不能恢廓耳”。陈用志感知到了这种画法的局限性，他遍想法子力求突破，争取画艺更上一层楼。《画继》（实出自《梦溪笔谈》）上记载了一件有趣的事：宋复古曾批评他的画虽然精工，但少“天趣”，陈用志深以为然，他说他“常担心自己的画不及古人，正在于这一点”。于是他向宋复古求教，宋建议他“求一败墙，张绢素倚之墙上，朝夕观之”。久而久之，就能“隔着画布见到败墙的上部，高低平凹，曲曲折折，变幻出山水的景象。眼前会出现一幅山水图：败墙高处是山，低处是水；凹陷处是山谷，缺口处是山洞；显豁处是近景，模糊处是远景。意念之间，发现败墙上都是人物、禽兽、草木飞来动往的景象，全然历历在目。于是随意拿起画笔，默然画出心领神会的意象，自然画中的意境就会天然而成，不似人为的造作，这就叫‘活笔’。”陈用志照着此法练习，画艺大进，果然意趣天成，画面灵动了许多。《宋朝名画评》记载：祥源观东壁有陈用志画的山水画一堵，磊落峭拔，仿佛能看到千里外的景色，庆历年间毁于大火，不复存焉；文潞公的家里有陈用志画的出云山水画壁，高丈余，所画的云气势非凡，好像一会儿工夫就要大雨滂沱的样子。

陈用志画的道释人物，色彩和技巧跟传统中国画完全不一样，有点类似于西洋画，他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其画的佛祖达摩形象在前人高鼻子、大眼睛、粗眉毛、宽而秃的额头顶门的基础上又多了腮络须、耳际发、人中沟。还有他借鉴雕刻的技艺，把雕刻的手法用在绘画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他画的《仿尉迟乙僧释迦出山图》，释迦身上重叠绵密的线条，不仅把雕刻上的线条巧妙施展到绘画上，而且发扬光大，形成了“曹衣出水”一派的衣褶描法。

陈用志是北宋时期重要的画家之一，他既是北宋宫廷画家的代表，也是民间画家的代表，诸多文献都评价他：“为交友所高。”

王毅

王毅是北宋时期又一位郾城人。王毅生活在宋徽宗年间，字正叔，博学，能文章，尤擅绘画。官至大理寺卿。《宣和画谱》称他有三幅画珍藏于御府中。《宣和画谱》和《郾城县志》上有其传。王毅是个文官，当过很短时间的佐京尹，后为大理寺卿。王毅会很做官，特别善于处理烦琐的具体地方事务，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公事之余，他才有大量的时间用在研究儒学还有作画上，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作画是他的业务爱好，但他把业余爱好发展到一般专业人士也难企及的地步，当真令人佩服。

王毅画的题材大多取自当代和以前人写的诗词内容，他很擅长把诗词的意趣用画面表现出来。尤其是他的山水画很有造诣，在当时影响很大，其《洞庭晓照图》《雪晴渔浦图》《雪江旅思图》保存在御府中，被选编入《宣和画谱》。

王毅的画题材多来源于生活，由于王毅居住在郾城县城南城边上，他的家旁边就有“亭翼然”，这个亭因建在澗水边上，起名“澗亭”。“澗亭”据说就是裴度伐蔡时筑，是裴度临时休息及劳军的地方。“澗亭”造型优美，翘角重檐，围以栏杆，置几凳，可凭栏远眺，可围桌小憩，可看澗水帆帆，可听东黄莺鼓，可观澗阳渔灯，可闻西寺钟声。澗水南通淮蔡，北达箕颍，目之所及，河川上景色明秀，令人心旷神怡。“澗亭”是郾城历史上的一处文化底蕴丰厚的所在。也许裴度曾在此亭劳军，也许元好问曾在此亭和朋友对酒当歌，也许韩愈曾在此亭和李正封秋夜联句。王毅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很有江南味道的地方。宋时文人吴处厚曾写诗描写这里的景色：“乱莺啼处柳飞花，拍拍春流涨晓沙。正是江南梅子熟，年年离恨寄天涯。”王毅常常在这美丽的川上游玩，优美的自然环境给了他很多创作灵感，他把这种美妙的感觉用画笔表现出来，所以他的画得山川灵秀之气，脱尘绝俗。

郾城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给了画家们创作的灵感，陈用志、王毅这两个北宋时期的郾城人，为中国书画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